四庫全書

史部

董承智不及王允而欲效圖卓之舉非獨自殺其身適足以危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七

後漢

孝獻皇帝

庚辰 建安五年春正月曹操殺車騎將軍董承遂擊劉備破之備奔冀州

董承等謀洩曹操殺之皆夷三族操欲自擊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

其主所謂志可矜而智不逮者也然操之得入本由董承與正名討賊者不可同日語矣

紹來入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田豐說袁紹曰曹劉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備由青州奔袁紹袁譚故備茂才也以步騎迎備至平原遣使白紹

紹去鄴二百里迎之

田豐乘虛迭出之謀與晉荀罃三駕敝楚之術同豈計行而晉霸豐不用而紹亡明人所見畧同成事在乎審勢信矣

二月曹操還官渡袁紹進軍黎陽夏四月紹遣兵攻白馬注見前操擊破之斬其將顏良文醜

操還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諫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曹操善用兵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待之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簡其精銳乘虛迭出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紹不從豐復彊諫紹以為沮衆械繫之于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陳琳為之辭

二月進軍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財與之曰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為嬴弱姬其今之謂乎紹遣顏良攻白馬沮授曰良性促狹雖

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四月操引軍兼行趣白馬良來逆戰關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于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諫紹復不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黄河吾其濟乎遂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軍至延津杜預左傳注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酸棗注見前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令騎解鞍放馬用荀攸計陳輜重餌敵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曰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

田豐說表紹劉備說劉表同欲乘虛襲許而紹表皆庸材不能

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縱擊大破之斬醜良皆紹名將再戰斬之紹軍奪氣初曹操壯關羽之為人而察其無留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我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報操操義之及殺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于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孫策卒弟權代領其眾

策欲乘虛襲許郡署未發會先所殺吳郡太守許貢奴客初貢為朱治所逐南依山賊嚴白虎策皆擊殺之貢奴客欲為報仇因策出獵伏

用印令其說行亦未必能集事也孫策用兵足與操埒使鼓行直入操將有首尾不相顧者適會策卒操遂得從事中原亦時數為之歟

篁竹中射之中頗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韋昭曰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考三江諸說不一此指吳越而言韋說為近）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決機于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遂卒（時年二十六）權悲號未視事昭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乃易權服扶上馬使出巡軍上表朝廷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周瑜自巴邱（初策定豫章分置廬陵郡留瑜鎮巴邱裴松之曰瑜所鎮今巴邱縣也）

考巴邱縣晉屬廬陵郡梁改曰巴山故城在今江西撫州府崇仁縣將兵赴喪留與張昭共掌衆事時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昭與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

秋九月庚午朔日食

袁紹攻曹操于官渡冬十月操襲破其輜重紹軍大潰

袁紹軍陽武秦置縣兩漢列代皆因之今屬河南開封府沮授說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南兵雖精而資儲不如北南幸

于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進營稍前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遂合戰操軍不勝復還堅壁紹為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而行操乃為霹靂車發石擊紹樓皆破紹又為地道攻操操輒于内為長塹拒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乃與荀彧書議欲還許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負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能聚人而不能用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

數千乘至官渡操擊燒之十月紹復遣軍運穀使淳于瓊等將兵送之沮授請別為支軍于表支別表以外也絕曹操之鈔紹不從瓊宿烏巢澤名在延津縣東南去紹營四十里會許攸怒紹奔操說操襲瓊先是許攸謂紹曰曹操悉師拒我許下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紹不從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怒遂奔曹操操聞其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今有幾糧乎操詭言可支一歲攸曰半歲攸皆以為不實操乃曰向言戲之其實可支一月為之奈何攸曰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

留荀攸曹洪守營自將步騎五千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至屯放火瓊營驚亂操急擊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援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張郃字儁乂河間鄚人等攻操營而但遣輕騎救瓊騎至烏巢操士卒殊死戰大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張郃等攻操營不能下聞瓊已破乃焚攻具詣操降于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

既知不用人之言而致敗乃以見笑殺之如此矜忌其得善終者矣尚冀子能克家哉

輜重圖書珍寶餘衆降者操盡阬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沮授為操軍所執大呼曰授不降也操與之有舊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操乃殺之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彊孤猶不能自保況衆人乎紹走至黎陽北餘衆稍復歸之既還遂殺田豐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若勝而喜猶能赦我今戰敗而恚吾不望生紹還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紹外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于色而性矜愎自高短于從善故至于敗冀州城邑多降于操紹歸復擊定之明年夏操揚兵河上擊破紹倉亭軍

有星孛于大梁晉書天文志自胃七度至畢十度曰大梁之次

以孫權為討虜將軍

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讐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為會稽都尉紘至吳太夫人以權年少委紘與張昭共輔之紘思惟補察知無不為魯肅將北還周瑜止之因薦于權權與語悅之引肅合榻對飲問計

肅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張昭毀肅年少麤疎權益貴重之

張魯據漢中後漢郡治南鄭注見前

張魯以劉璋闇懦不復承順璋怒殺其母及弟魯遂據漢中魯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犯法者三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民夷便之後復襲取巴郡後漢郡治江州

注見前朝廷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領漢寧章懷注建安二年置郡太守通貢獻而已魯雄據巴漢垂三十年

辛巳六年春三月丁卯朔日食

秋九月曹操擊劉備于汝南備奔荆州

先是袁紹遣劉備畧汝南汝南黄巾劉辟叛操附紹紹遣備將兵助辟郡縣多應之曹操遣曹仁字子孝操從弟擊備備走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説紹南連劉表紹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與龔都等合操遣其將蔡陽擊之為備所殺事在五年至

是操自將擊備備奔劉表都等皆散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已而表遣備北侵與曹操將夏侯惇于禁等相拒于博望久之備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遁惇與禁等追之為伏兵所破備在荊州數年嘗于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吾嘗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能建是以悲耳

壬午 七年春正月曹操復進軍官渡夏五月袁紹卒幼子尚襲行州事長子譚出屯黎陽操攻敗之

袁紹慙憤發病嘔血卒初紹有三子譚字顯思熙字顯雍

尚字顯甫紹後妻劉氏愛尚紹欲以為後乃以譚繼兄後出為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兎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譚當為嗣而斥使居外禍其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于是使熙為幽州刺史甥高幹為并州刺史逢紀審配素為譚所疾辛評陽翟人辛毗兄郭圖字公則潁川人皆附于譚而與配紀有隙及紹卒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為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屯黎陽尚少與之兵而使紀隨之譚求益兵配等不與譚怒殺紀曹操攻譚尚

自將助之與操相拒譚尚數敗尚遣其將郭援高幹共攻河東發使與馬騰等連兵援所經城邑皆下河東郡吏賈逵守絳援攻之急父老約援不害逵乃降援許之旣而使逵為將逵不屈援怒將斬之或伏其上以救之吏民皆乘城呼曰負約殺我賢君寧俱死耳援乃囚逵壺關有祝公道者夜盜出之援軍至平陽鍾繇遣使說馬騰為言利害騰乃遣其子超將兵與繇會援將渡汾為營濟未半繇擊大破之援繇之甥也校尉龐德斬之繇見其頭而哭德謝繇繇曰援雖我甥國之賊也何謝之有　絳漢縣後漢曰絳邑即春秋晉新田注見前賈逵字梁道襄陵人馬超字孟起龐德字令明南安狟道人

狟音桓

曹操責孫權任子權不受命

瑜不獨持論偶爽規畧實中事理使瑜不死東吳必無稱臣質子之事孫權其亦中材耳

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名羣僚會議張昭等猶豫不决權引周瑜詣吳太夫人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不滿百里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荆陽至于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煮海境内富饒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見制于人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

急則相保緩則相争郭嘉之論

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為暴亂彼自亡之不暇焉能害人吳太夫人謂權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癸未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夏四月操追至鄴還譚攻尚不克

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還鄴操追至鄴諸將欲遂攻之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力相侔各

與卞莊事同然譚尚之相殘乃强武緫術之操戈天道好還信哉

有黨與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荆州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留賈信守黎陽而還譚謂尚曰今曹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許譚大怒攻尚譚敗引兵還南皮譚别駕王修自青州來救譚譚欲更還攻尚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與人鬬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譚不從南皮汪見前主修守叔治北海營陵人

秋八月曹操擊劉表尚圍譚于平原冬十月操還救邺

之

曹操擊劉表軍于西平漢縣歷代因之今屬河南汝寧府袁尚攻袁譚大破之譚奔平原尚圍之急譚遣辛毗字佐治評之弟詣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勸其捐忿思義又與尚書曰青州天性峭急迷于曲直君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其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反則是韓盧東郭自困于前而遺田父之獲也譚尚皆不從　韓盧良犬東郭㕙狡兔戰國策韓盧逐東郭㕙騰山者五環山者三犬兔俱疲田父見而獲之毗至西平諸將皆疑荀攸勸操許之諸將多以劉表方彊宜先平之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

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構惡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操從之

後數日操更欲先平荆州使譚尚自敝辛毗復說操

操謂毗曰譚必可信尚必可克不毗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兄弟譏閲連年戰伐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躡其後此乃天亡尚之時也天以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荆州失用兵之本矣操曰善

乃許譚平十月操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平原還鄴操引軍還

甲申

九年春二月袁尚復攻譚夏四月曹操攻鄴秋七月尚還戰敗走幽州操遂入鄴自領冀州牧

正月曹操濟河過淇水出河南懷慶府林縣西山流逕衛輝府淇縣東南入衛入白溝今淇水入衛自濬縣以下謂之白溝水經注淇水逕宿胥故瀆東流為白溝是也王幼學馮智郤以為宋遼分界之白溝考北河在今直隸新城雄縣去淇水甚遠無由得入其說非是以通糧道二月尚復攻譚審配諫不聽乃留配守鄴四月操至鄴為土山地道以攻之又攻絕其糧道五月鑿塹圍城周圍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水經注漳水逕鄴縣西以灌之城中餓死者過半七月尚還救鄴先使李孚入城

李孚出入嚴圍
圍自狡獪操付
之一笑所謂因
計用計也以此
爲操軍紀之陳
其見淺矣

孚研問事狀繫馬邉自著平上幘投暮詐稱都督歴北圍而東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罰遂歴曹營前至南圍責怒守者收縛之遂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得入操聞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出孚知圍不可後冒乃請配悉出城中老幼以省穀夜持白竿出降孚作降人服隨輩夜出突圍得去　李孚鉅鹿人

尚兵循西山而東去鄴十七里爲營夜舉火以示城中配出兵城北以應操逆擊之敗還尚亦敗走營曲漳漳水之曲操遂圍之尚懼求降不聽衆潰奔中山審配殺辛毗家屬令士卒堅守死戰伏弩射操幾中配兄子榮開門納操兵配拒戰被執毗以馬鞭擊其頭

而罵之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操引見配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遂斬之操乃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繒絮廩食九月詔以操領冀州牧操讓還兗州

操辟崔琰為別駕謂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也琰對曰今九州幅裂二袁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唯以校計甲兵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操改容以謝許攸恃功嫚操嘗于衆坐呼操小字操不樂後竟殺之　崔琰字季珪東武城人裴松之曰曹操一名吉利小字阿瞞

冬十月有星孛于東井

丹陽郡吏殺其太守孫翊翊妻徐氏討殺之

丹陽督媯覽丞戴員殺太守孫翊覽欲逼取翊妻徐氏徐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使所親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晦日設祭徐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懽悅覽密覘無復疑意徐呼高嬰置戶内使人召覽入適得一拜

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

徐氏乃還線經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

聞亂自椒邱見前注還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為牙門

其餘賞賜有差將名

乙酉十年春正月曹操攻破袁譚于南皮斬之

初操之入鄴也袁譚復背操畧取諸郡攻尚于中山敗之悉取其衆操

遺書責譚然後進討譚奔南皮事在九年至是操攻南皮

急譚出戰軍未合而破譚走追斬之告諭吏民各安

故業斬郭圖等及其妻子王修詣操乞收葬譚尸許之辟為司空掾郭嘉說操多辟青冀幽并名士為掾屬曹操從之初官渡之戰陳琳為袁紹作檄書數操連及家世極其醜詆及是琳歸曹操操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阮瑀俱管記室　阮瑀字元瑜陳留尉氏人

幽州將吏逐刺史袁熙遣使降曹操熙尚俱奔烏桓

袁熙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與尚俱奔遼西烏桓觸等降曹皆封列侯觸驅率守令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而盟令曰敢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歃別駕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于義闕矣若乃北面

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座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乃捨之

韓珩字子佩代郡人

以荀悅字仲豫淑之孫為侍中

時政移曹氏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奏之畧曰為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于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偽以蕩衆心故俗無姦怪民無淫風是謂正俗

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于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在工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惡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

丙戌十一年春正月有星孛于北斗

三月曹操破高幹于并州斬之

先是袁尚敗走高幹以并州降操仍以為刺史事在九年

既而幹復以州叛舉兵守壺口關在今山西潞安府長治縣壺口山下與壺關縣接界通鑑作壺關口今依范書袁紹傳操遣其將樂進字文謙陽平人李典字曼成鉅野人擊之不拔事在十年至是操自征幹幹留其將守城自詣匈奴單于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荆州上洛漢縣今陝西商州是都尉王琰斬之幹之初叛也河內張晟聚衆寇崤澠間河東掾衛固范先等皆與幹通操用荀彧言以杜畿為河東太守固等使兵絶陝津畿詭道從郖津渡既至郡陽奉固先以計縻之稍分散其衆會操遣馬騰等至擊固先及張晟等皆破斬之于是畿務崇

寛恵勸耕桑課富牧百姓豈實然後興學校修戎事河東遂安初山陽仲長統遊學至并州過高幹幹善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不恍統去之幹死荀彧舉統尚書郎　郎津水經注河水東逕湖縣故城北右合門水于此有郎津之名湖縣注見前杜畿字伯侯杜陵人仲長統注見前

丁亥十二年夏曹操擊烏桓秋八月破之斬蹋頓烏桓王名卯力

居從子袁熙袁尚奔遼東公孫康度之子斬之

烏桓蹋頓素為袁紹所厚紹立蹋頓為單于事具前故袁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寇欲助尚復故地操將擊之先鑿平

虜泉州二渠平虜故渠在今直隸天津府滄州東北泉州漢縣故城在今順天府武清縣渠道在寶坻縣東南以通運時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蹋頓豈能為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郭嘉曰袁紹有恩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舍而南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言欲為其主致死之臣民夷俱應恐青冀非吾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初袁紹數遣使

名田疇疇皆拒之然每忿烏桓多殺其本郡冠蓋（謂有冠蓋之士大夫）意欲討之而力未能至是操遣使辟之疇即至隨軍次無終（漢縣注見前）時方夏水雨濱海道不通疇曰此道秋夏有水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故城在今熱河八溝後漢移郡治土垠注見前）道出盧龍（古塞名明史地理志在永平府西北）達于柳城（漢縣故城在今熱河塔子溝）自建武以來陷壞絕斷尚有微徑若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漢縣今熱河地是）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禽也操

田疇不責盧龍世所稱高蹈者

令疇將其衆為鄉導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水經注山在右北平石城縣西石城故城在今八溝界卒與虜遇縱兵擊之虜衆大潰斬蹋頓降者二十餘萬尚熙奔遼東九月操引還公孫康九年度卒康嗣立誘尚熙斬之康伏兵于廐請尚熙入未及坐遂禽之送其首操梟尚首令敢哭者斬弃招獨設祭悲哭操義之舉為茂才封田疇為亭侯疇固讓不受後操復欲封之使夏侯惇喻意疇曰疇負義逃竄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

然困欲報公孫瓚而引道以燬熙尚隱遯忠厚之士或不出此矣

之塞以易賞祿哉惇以白操操知不可屈乃拜議郎　韋姓貽字子經安平觀津人

操之北伐也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至是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為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于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

冬十月有星孛于鶉尾　晉書天文志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鶉尾之次楚之分野

劉備見諸葛亮　字孔明琅邪陽都人　于隆中　山名在今湖北襄陽府襄陽縣西

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

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字元直與崔州平安平人烈之子然之劉備訪士于襄陽司馬徽字德操善知人同郡龐德公稱為水鏡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龐統字士元德公從子德公嘗謂孔明為卧龍士元為鳳雛徐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

德量力欲伸大義于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知能之士

孔明于備方窮身無所表又出在之時早識荆州爲起事之地北向宛洛西出秦川二言早爲後日六出祁山張本真不愧王佐之才三分割據良非本願杜甫可謂知言

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于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戊子十三年春孫權擊江夏太守黃祖破斬之

初巴郡甘寧字興霸將其僮客就劉表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在湖北漢陽府漢陽縣東漢水入江之口也一曰魯口今曰漢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祖以凡人畜之會孫權擊祖祖軍敗走寧遂奔吳獻策孫權寧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為篡盜南荊形便誠國之西勢也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當早圖之不可後操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老已甚財穀並乏戰具不修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矣楚關即扞關注見前權深納之遂西擊黃祖祖以舟兵拒戰

六計群吏以廉為本與服不過度似已然亦不過從儉一端尚

都尉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破其前鋒親梟都督陳就首偏將軍董襲字元代餘姚人司馬凌統字公績餘杭人等盡銳攻之祖橫兩蒙衝以大紲繫矴千弩交射襲與統率敢死士突入蒙衝以刀斷紲蒙衝橫流軍遂進傳其城屠之祖挺身走追斬之

夏六月罷三公官曹操自為丞相

操以崔琰為西曹掾毛玠為東曹掾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人為主簿弟懿字仲達即晉高祖為文學掾琰玠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

不足語正本清源至垢面羸衣飾偽尤甚其選舉又曷足憑耶

莫得進由是士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長吏還者垢面羸衣獨乘柴車軍吏入宿朝服徒行操聞之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人自治吾復何為哉懿少聰達多大畧琰謂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操聞而辟之懿辭以風痺操怒欲收之懿懼就職胡三省曰司馬懿始此

秋七月曹操擊劉表

八月曹操殺大中大夫孔融夷其族

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曹操又上書言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諸侯操疑融所論建漸廣益憚之融與御史大夫郗慮郗氏藴忿生支子封郗邑因氏焉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有隙慮承操旨奏融昔在北海招合徒衆欲規不軌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又與禰衡更相贊揚衡謂仲尼不死融答顏回復生大逆不道操遂收融并其妻子融被收時二子年八歲方弈棊端坐不起左右問之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遂俱見收皆殺之初京兆脂習與融善每戒融剛直太過必罹世患及融死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

捨我死我何用生為操收習欲殺之既而赦之　脩姓習字元升

劉表卒九月曹操至新野表子琮舉州降

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為琮取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因愛琮而惡琦遂出琦為江夏太守琦嘗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與亮登樓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于子口而入于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會黃祖死琦遂求代其任及表卒蔡瑁表妻弟張允表外甥等奉琮為嗣未幾曹操軍至蒯越等勸琮降操琮從之九月操至新野琮舉州降操遂進

兵

劉備奔江陵曹操追至當陽漢縣今屬湖北安陸府及之備走夏口

劉備屯樊即今樊城在襄陽縣北南臨漢水不意操軍卒至至宛乃知之裴松之蜀志補注劉琮乞降不敢告備備久之乃覺時曹公已在宛備大驚駭通鑑採之考宛在新野之北琮降在新野操已過宛而南及備聞知不應復在宛也今依蜀志本文而以裴注附見遂將其衆去過襄陽或勸備攻琮荊州可得備曰吾不忍也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

歸備比至當陽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輛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會江陵或謂備宜速行保江陵今擁大衆被甲者少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騎急追之及于當陽之長阪在今縣東北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徐庶母爲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于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横

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趙雲身抱備子禪或言雲已北走備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至適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

一

冬十月癸未朔日食

曹操東下孫權遣周喻魯肅等與劉備迎擊于赤壁山名在今湖北武昌府嘉魚縣西北江濱水經注江水東逕赤壁山北即此大破之操引還

曹操進兵江陵遂順流東下時魯肅為孫權使襄陽不及與劉備同住樊口初肅言于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士民殷富若

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若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矣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比至南郡而琮已降肅遂迎備于當陽長阪宣權旨致殷勤之意且曰孫討虜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心腹自結于東以共濟世業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樊口在今湖北武昌府西北子瑜亮兄瑾字時為權長史于是諸葛亮謂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于孫將軍遂與肅俱詣孫權見于柴桑漢縣故城在今江西九江府德化縣說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

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絶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托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事之不濟此

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于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于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

肅論力破羣疑
識見與周瑜伯

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曹軍必矣操軍敗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强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于今日權大悅

時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于吳權以示羣下莫不失色張昭等曰曹公挾天子以征四方拒之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水軍蒙衝鬬艦乃以千數浮以沿江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于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悞將軍令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

仲張昭輩迂懦無能豈足與計大事哉

事乘犢車從吏卒交遊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注見前）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托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為國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為操後患而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

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冐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有復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遂選三萬人以周瑜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為左右督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為贊軍

校尉助畫方畧進與操遇于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黄蓋字公覆零陵人曰今寇衆我寡難以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于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

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燄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多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漢縣故城在今荆州府監利縣今岳州府之華容隋所置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蹈藉死者甚衆軍既出操乃大喜諸將問之操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備尋放火無所及劉備周瑜水陸并進追至南郡操軍死者大半乃引軍北還

十二月劉備徇荆州江南諸郡降之

劉備表劉琦為荊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注俱見前皆降之備以諸葛亮為軍師中郎將督諸郡賦稅以充軍實

孫權使其將賀齊賀本慶氏避漢安帝父諱改賀氏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討黟音醫漢縣今屬江南徽州府賊平之

先是權破黃祖還復遣兵討平山越越種散而山處者丹陽豫章會稽皆有之及是黟賊帥陳僕等二萬戶屯林歷山在黟縣西南四面壁立齊募輕捷士夜于隱處以鐵戈拓山而上

懸布以援下人得上者百餘人分布四面鳴鼓角賊守路者皆驚走大軍上攻破之以其地置新都郡今徽州府是齊為太守

己丑十四年秋七月曹操軍合肥漢縣令為江南廬州府治開芍陂在今江南鳳陽府壽州南亦曰安豐塘屯田

先是孫權圍合肥久不下曹操自荆州還遣兵救之未至權退揚州別駕蔣濟詐言救至遣使齎書語城中為權軍所獲權信之遂燒圍走蔣濟字子通楚國人至是操治水軍自渦入淮渦河古蒗蕩渠分派也自河南之陳

州歸德遷江南鳳陽府之懷遠縣入淮謂之渦口出肥水源出合肥遷壽州入淮軍合

肥故揚州刺史劉馥字元穎沛國人為刺史恩化大行十三年卒嘗治芍

陂以溉稻田水經注陂周一百二十里楚相孫叔敖所造于是操復開之

冬十月荊州地震

十二月孫權表劉備領荊州牧

初曹操北還留曹仁守江陵樂進守襄陽周瑜進至

南郡與仁隔江未戰甘寧徑前據夷陵仁分遣兵騎

圍之急瑜用呂蒙計蒙謂瑜曰留淩公績于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

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身與蒙西救寧大破仁兵而還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至是歲餘瑜所攻擊殺傷甚衆仁遂委城走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屯江陵程普領江夏太守治沙羨呂範領彭澤太守呂蒙領尋陽令沙羨漢縣故城在今湖北武昌府江夏縣彭澤漢縣故城在今江西九江府湖口縣孫權置郡尋廢尋陽注見前呂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會劉琦卒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立營于油口油江口也今曰油河在荊州府公安縣西改名公安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曹操密遺

州士蔣幹布衣烏巾私行說周瑜瑜出迎立謂之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内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蔣幹字子翼九江人

庚寅十五年春曹操下令求才

丞相掾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言于操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

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途勉而行之必有疲瘁而或容隱偽矣操善之下令求才

二月乙巳朔日食

冬曹操作銅雀臺于鄴後曹操又作金虎氷井二臺故址皆在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西南名曰三臺

十二月曹操讓還三縣

操上所封三縣因遜下令

令曰孤始舉孝廉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人所凡愚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譽故在濟南除殘去穢平心選舉以是為豪強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鄉里乃于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為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為典軍校尉意更為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破降黃巾又討擊袁術推破袁紹梟其二子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見孤彊盛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然欲孤便爾委兵歸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離兵為人所禍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二萬何德堪之今上還三縣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

滅孤之貴也

孫權南郡守將周瑜卒權以魯肅代領其兵

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孫權求都督荊州瑜因上疏請權留備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謂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而分羽飛各置一方使如瑜者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不從備還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前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

亦慮此也瑜詣京京口城也今江南鎮江府治是見權請與權從弟奮威將軍瑜字仲異俱進取蜀并張魯與馬超結援還據襄陽以蹙曹權許之瑜還治裝道病困與權牋曰方今曹操在北疆埸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倘所言可採瑜死不朽矣卒于巴邱裴松之曰瑜卒之處在今之巴陵與前所鎮巴邱名同處異巴陵晉縣以巴邱山名今為湖南岳州府治權聞之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遂以魯肅為奮

武校尉代瑜領兵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初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嘗讀書自以為大有所益蒙乃就學及肅過尋陽與蒙議論大驚曰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友而去

劉備以龐統為治中從事

劉備以龐統守耒陽漢縣今屬湖南衡州府令不治免魯肅遺備書曰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

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備與統談大器之遂用統為治中親待亞亮並為軍師中郎將

孫權以步騭晉步揚之後以邑為氏騭字子山淮陰人為交州刺史漢交州治南海今廣州府是初士燮字彦威蒼梧人為交阯太守表其三弟領合浦九真南海三郡燮體器寬厚中國士人多往依之雄長一州威尊無上出入鳴鐘磬備其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邊人夾轂焚香其貴重若此而不廢貢職至是權以騭為刺史燮率兄弟奉承節度

遣子入質由是嶺南始服於權

辛卯 十六年春正月曹操以其子丕（字子桓）為五官中郎將為丞相副三月馬超韓遂等反秋曹操擊破之

初馬騰韓遂結為異姓兄弟既而更為讐敵朝廷遣使和解之後曹操徵騰為衛尉使其子超代領部曲至是操遣鍾繇討張魯而使夏侯淵（字妙才惇族弟）出河東與繇會關中諸將疑為襲己于是馬超韓遂等十部皆反其衆十萬屯據潼關（在今陝西同州府華陰縣東歷代皆為要地）七

月曹操自將擊之八月至潼關與超等夾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二將渡蒲阪津（即蒲關在今山西蒲州府永濟縣西）據河西為營閏月操北渡河（兵衆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馬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據胡床不動許褚扶操上船船工中流矢死褚左手舉鞍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斐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之操乃得渡　許褚字仲康譙人）循河為甬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渭水入河之處漢曰船司空在今華陰縣東北）操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作浮橋夜分兵結營于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九月進軍渡渭超等數挑戰

不許固請割地送任子操用賈詡計操問詡計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乃偽許之而離間超遂使相猜疑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于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曹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超遂奔涼州諸將問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衆南守而西河之備虛故兩將得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連車樹柵為甬道而南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度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

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使自安而不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十月操軍追至安定將還參軍事楊阜謂操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軍還而不嚴為之備隴上諸郡非國家有也會北方有事河間田銀蘇伯反留夏侯淵屯長安遂還銀等尋皆破滅明年操誅馬騰夷三族于是超率諸戎攻取郡縣殺刺史太守盡兼隴右之衆楊阜與姜叙字伯奕趙昂字偉章皆冀人起兵破超阜叙起鹵城昂據祁山陰遣人至冀使梁寬趙衢為內應衢詭說超使自出戰而與寬閉門超戰不

克又不得入進退失據乃走鹵城胡三省注在西縣冀縣之閒祁山在甘肅鞏昌府西和縣西北超南奔漢中先是阜欲討超而未得其便姜敘阜外兄也方屯歷城阜往見敘及其母因具說情事歔欷悲甚敘母慨然曰咄伯奕人誰不死死于忠義得其所矣但當速發勿復顧我因敕敘與阜及趙昂等定計時昂子月已質于超謂妻異曰吾謀如是奈月何異厲聲曰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為重況一子哉已超走歷城執敘母母怒罵超超殺之及昂子月以去歷城杜佑曰在同谷郡西同谷今甘肅階州成縣是

冬劉璋遣使迎劉備備留兵守荊州而西璋使備擊張魯

扶風法正字孝直郿人為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別駕張松與正善前使荊州不為曹操所禮松恨因勸璋絶操而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謝佯為不得已而行比還為松說備有雄畧密謀奉戴以為州主會鍾繇欲向漢中璋懼松因說曰曹公兵無敵于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讐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為也璋然

凡事擬議懼是
雖為權宜之計
亦為詐者之尤
龐統之言是

之遣正迎備主簿黃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以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淸璋不納黃權字公衡閬中人正至荊州陰說備取益州備疑未決龐統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為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于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

違識故拘文牽義坐失事機者平不為子真執中之流

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于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以為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自將步卒數萬而西（孫權聞備西上遣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備子禪去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敕在所供奉贈遺以巨億計巴郡太守嚴顏（蜀人）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也備北詣涪（注見前）璋率兵三萬往會之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備北到葭萌（漢縣故城在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厚樹

恩德以收衆心

壬辰十七年春正月曹操還鄴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

夏六月庚寅晦日食

孫權徙治建業今江南江寧府治本楚金陵邑秦改曰秣陵置縣兩漢因之三國孫權建都于此名曰建業晉避諱又改曰建康至唐始定為上元江寧二縣

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為治所劉備亦勸權居之權于是作石頭城在今上元縣西石城山下徙治秣陵

改號建業權遣紘還吳迎家道病卒留牋曰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基據勢無假于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故明君寤之求賢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而以義斷恩也權省書為之流涕

權作濡須塢濡須水名源出巢湖夾水立塢狀如偃月在今江南廬州府巢縣東南與無為州接

冬十月曹操擊權至濡須

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

船乎權遂從之已曹操擊權至濡須權禦之相拒累月操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操堅守不出權乃自乘輕舟從濡須口入操軍諸將皆以為是挑戰者欲擊之操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敕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里迴環作鼓吹操見權舟船器仗軍伍齊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子豚犬耳至明年正月權為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操語諸將曰權不欺孤遂撤軍還

侍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荀彧自殺

先是董昭與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

以彰殊勲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悦及擊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輙留彧以侍中光禄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操向濡須彧以病留壽春飲藥而卒

十二月有星孛于五諸侯晉書天文志五諸侯五星在東井北

劉備據涪城

時曹操方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先是備在葭萌龐統言于備曰今隂選精

求兵自易在張且有備豫策待為之推崇亦流須何異哉備回救此為猶待請劉璋兵之詞劉璋無能兩時推轉靡統上計成都在得於臨難何英雄亦實所快實其壯中計耳

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强兵據守關頭聞數諫璋使遣將軍還荆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二子喜必來見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回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備然其中計關頭即白水關在今四川保寧府昭化縣白帝城名公孫述所築在今四川夔州府奉節縣備貽書璋曰孫氏與孤本為唇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操必取荆州轉侵州界其憂甚于張魯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兵四千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征彊敵師徒勞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書

與備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璋聞之收斬松

敕關戍勿復得與備通備大怒召懷沛責以無禮斬

之勒兵徑至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

癸巳十八年春正月并十四州為九州

省司隸及幽并涼交四州為冀豫兖青徐揚荊雍益

九州而冀州兼有幽并二州及司隸之河東河内馮

翊扶風四郡胡三省曰此曹操欲廣其所統以制天下耳

夏五月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

封凡十郡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

秋七月魏始建宗廟社稷

冬十一月魏初置尚書侍中六卿

以荀攸為尚書令涼茂字伯方山陽昌邑人為僕射毛玠崔琰

常林字伯槐河內溫人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為尚書

王粲字仲宣高平人杜襲字子緒潁川定林人衛凱和洽為侍中鍾繇

為大理王修為大司農袁渙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

事陳羣為御史中丞時操欲復肉刑令曰昔陳鴻臚以為死刑有可加于仁恩者御

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加增笞法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于古制至于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髪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議者惟鍾繇與羣議同餘皆以為未可行操以軍事未罷顧衆議而止

甲午十九年春三月曹操進位諸侯王上

夏閏五月孫權使其將呂蒙攻皖城破之

初曹操恐濵江郡縣為權所畧徵令内徙民轉相驚

戸十餘萬皆東渡江其地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操以朱光為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呂蒙言于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宜早除之權乃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歴日乃成城備既修外救亦至不可圖也今覩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鋭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抜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甘寧為升城督寧持練緣城蒙以精鋭繼之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踴侵晨進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權拜蒙為廬江太守還屯尋陽

劉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

先是劉璋遣其將吳懿（蜀志作壹字子遠陳留人）等拒備皆敗退詣軍降備遂分定諸縣進圍雒城（漢置雒縣後漢為廣漢郡治故城在今四川成都府漢州）至是諸葛亮留關羽守荆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劉璋分巴郡置巴東郡今夔州府是）破巴郡獲太守嚴顏（飛呵顏曰何以不降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也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備圍雒城且一年龐統中流矢卒法正牋與劉璋曰左將軍舊心依依實無薄意可圖變化以保尊門璋不答雒城潰備進

圍成都亮飛雲引兵來會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亦來請降備令引兵屯城北城中震怖璋遂開城出降備遷璋公安盡歸其財物佩以振威將軍印綬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黃權李嚴字正方南陽人等本璋所任用和為益州太守權為府主簿嚴為護軍吳懿費觀字賓伯江夏鄳人等皆璋之姻親璋兄瑁取懿妹璋母費氏彭羕字永年廣漢人璋所擯棄羕為人所毀璋髡鉗為徒隸劉巴字子初零陵人宿昔所忌恨備自新野南奔巴不從備而北詣操後入蜀璋欲迎備巴

又諫之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

或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令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草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乃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諸葛亮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者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願君緩刑弛禁以慰此州之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高祖因之可以宏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政德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于斯者矣

秋七月曹操擊孫權

操將擊孫權參軍傅幹字彥林北地人諫曰今天下未承王命者唯吳與蜀然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懷可且按甲寢兵全威養德以道制勝操不從留少子植字子建守鄴以邢顒字子昂河間鄚人為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美文辭植親愛之楨曰君侯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小愚實懼焉劉楨字公幹東平人操進軍合肥至

十月無功而還

冬十月夏侯淵討枹罕賊宋建斬之

初隴西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聚衆枹罕

改元置百官三十餘年至是操遣夏侯淵自興國城名

討之屠枹罕斬建淵先破走韓遂于長離在今秦州秦安縣川名在秦安縣

悉降馬超餘衆畧定諸羌明年金城諸將斬

送遂首于是涼州悉平

十一月曹操弑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

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御莫非曹氏之人

議郎趙彥嘗為帝陳言時策操惡而殺之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引兵朝見令虎賁執刀挾之操出汗流浹背自後不復朝請董承女為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娠為請不得伏后懼與父完書令密圖之至是事泄操使郗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以尚書令華歆為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時

荊州東南門戶吳蜀必所爭然兩雄相猜而操挾天子以令諸侯遂暴蔑帝移漢祚權圖羈[illegible]

帝在外殿后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

乙未　二十年春正月立貴人曹氏操之女為皇后

劉備孫權分荊州備使關羽守江陵權使魯肅屯陸口陸水入江之口在今湖北武昌府嘉魚縣西南亦曰陸溪口

孫權以劉備已得益州令諸葛瑾從備求荊州備曰

足論曰私之罪
備不能辭

須得涼州當以荆州相與權忿曰此假而不反乃欲虛辭引歲也遂置長沙零陵桂陽長史關羽逐之權遣吕蒙襲奪三郡備引兵自至公安遣羽爭之孫權進住陸口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漢縣今屬湖南長沙府以拒羽肅邀羽相見因責數羽羽曰烏林磯名在今湖北安陸府沔陽州東南江濱水經注江水又東逕烏林南即黄公覆敗魏武處考三國志赤壁之戰多作烏林蓋赤壁在江之南烏林在江之北故互言之也之役左將軍身在行伍戮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

始與豫州覲于長阪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圖欲遠竄主上矜愍豫州身無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以濟其患而豫州愆德墮好今已籍手西州又欲剪并荆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領人物之主乎羽無以答會聞曹操將攻漢中備乃求和于權權令諸葛瑾報命遂分荆州以湘水源出廣西桂林府興安縣逕湖南之永州衡州至長沙府湘陰縣滙于洞庭為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瑾每奉使至蜀與弟亮但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秋七月曹操取漢中張魯降

操軍至陽平關名在陜西漢中府沔縣西北即白馬城也今寧羌州亦有關名陽平乃後代所置張魯欲降其弟衛不肯率衆拒關堅守操攻之不能拔欲引軍還會前軍夜迷誤入張衛別營營中大驚退散操進兵攻之衛等夜遁魯衆潰奔巴中魯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得達今避鋒銳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遣人慰喻魯復漢寧為漢中留夏侯淵張郃守之而還主簿司馬懿言于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

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可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遂還是冬張魯自巴中將餘衆降拜魯鎮南將軍封閬中侯魯將閻圃及五子皆為列侯

冬十月始置名號侯以賞軍功裴松之曰虛封蓋自此始

丙申二十一年夏四月曹操自進爵魏王殺其尚書崔琰

初崔琰薦鉅鹿楊訓操禮辟之及操進爵訓發表稱頌或笑訓希世浮偽琰失舉琰取其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琰本意譏論者

好譏呵而不尋情理有與琰不平者白之操怒以琰意指不遜收付獄髡為徒隸白者復云琰對賓客虬須直視若有所瞋遂賜琰死毛玠傷琰無辜心不悦人復白玠怨謗亦收付獄桓階和洽為之陳理操曰此指君臣恩義妄為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洽曰玠剛直忠公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玠信有謗言當肆之市朝若無此言言事者誣大臣以誤主聽臣竊不安操遂不窮治玠遂免黜時西曹掾丁儀字正禮沛郡人用事玠之獲罪儀有力焉羣下側目何夔徐奕獨不事儀儀譖奕出之傅選謂夔宜少下之夔曰為不義適足害身焉能害人

五月己亥朔日食

秋七月南匈奴單于入朝于魏遂留居鄴

初南匈奴久居塞内與編戸大同而不輸貢賦議者恐其戸口滋蔓浸難禁制欲豫為之防至是單于呼廚泉入朝于魏操因留之于鄴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單于歲給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襲號分其衆為五部各立其貴人為帥分為左右前後中五部散居并州諸郡監國者居平陽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

丁酉二十二年春正月曹操擊孫權軍三月權降

先是孫權圍合肥魏將張遼李典擊之大敗而還權為張遼所掩襲甘寧凌統等以死扞敵權乘駿馬越津橋得去事在二十年至是操擊權進軍居巢權保濡須操逼攻之權退走三月操引軍還

權遣使請降操報之權留將軍周泰督濡須諸將以泰寒門不服權會諸將樂飲命泰解衣手指其創痕流涕曰幼平卿為孤兄弟戰如熊虎被創數十吾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諸將皆服周泰字幼平下蔡人

夏四月曹操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

冕十二旒旒垂玉也十二以象天數乘金根車以金為飾輪皆朱駕六馬

設五時副車各如方色馬亦如之

冬十月魏以世子丕為王太子

初操娶丁夫人無子妾劉氏生子昂卞氏生四子丕彰字子文植字子建熊於是出丁夫人而立卞氏為繼室植性機警多藝能才藻敏贍操愛之操欲以女妻丁儀丕以儀目眇止之儀由是怨丕遂與弟廙字敬禮及楊修字祖德彪之子數稱植才勸操立以為嗣他日操屏人問賈

詡詡嘿然不對操問其故詡曰屬有所思故不即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操嘗出征丕植並送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操亦悅焉丕悵然自失吳質耳語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丕流涕而拜操及左右咸歔欷于是皆以植多華辭而誠心不及也吳質字季重濟陰人植既任性而行不自雕飾丕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稱說故遂定為太子丕抱議郎辛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其女憲英憲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宜懼而反以為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久之植乘車行馳道中開司

馬門出操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

劉備進兵漢中曹操遣將軍曹洪拒之

張魯之走巴中也劉備遣黃權迎之權言于備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于是迎魯而魯已降操操遣張郃徇三巴巴郡巴東巴西為三巴巴東注見前巴西劉璋所置郡治閬中今保寧府治是也巴西太守張飛襲擊郃大破之郃走還南鄭事在二十年至是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

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志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内有憂逼故耳今策淵郃才畧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奬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乃進兵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後漢武都郡治故城在今甘肅階州成縣操遣曹洪拒之

明年曹洪擊吳蘭斬之張飛馬超走備屯陽平攻張郃等不克

孫權陸口守將魯肅卒權以呂蒙代之

孫權遣陸遜（字伯言吳人）討丹陽山越（注見前）平之

陸遜言于權曰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從之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扇動山越權命遜討破之遂部伍東三郡（丹陽新都會稽也）强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蕩除所過肅清（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遜豈可復毀式以亂聖聽乎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為

耳

戊戌二十三年春正月少府耿紀字季行秉元孫司直韋晃太醫令吉本吉氏周尹吉甫之後本范書作平或又作平等起兵討曹操不克死之

時有京兆金禕字德偉日磾之後自以世為漢臣乃發憤與紀等起兵欲挾天子以伐魏南援劉備不克而死時操在鄴留丞相長史王必典兵督許中事紀等率衆夜攻必射必中肩會天明衆潰紀等皆被誅必尋亦以創死

三月有星孛于東方

秋七月曹操擊劉備九月至長安

己亥二十四年春正月劉備擊夏侯淵破斬之

初夏侯淵戰雖數勝曹操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若但任勇則一匹夫敵耳及是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于定軍山在今漢中府沔縣東南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黄忠字漢升南

陽人秉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遂斬之張郃引兵還督軍杜襲收斂散卒推郃為軍主衆心乃定

二月壬子晦日食

夏五月劉備取漢中

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黄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遂前突其陣且

鬬且卻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以勁弩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水死者甚衆明旦備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五月操引兵還長安備遂有漢中備遣將軍孟達攻房陵殺其太守又遣養子中郎將封與達會攻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房陵漢縣後漢末置郡晉廢郡為縣今湖北鄖陽府房縣是上庸漢縣後漢末置郡梁廢故城在今鄖陽府竹山縣劉封本羅侯寇氏子孟達扶風人

秋七月劉備自立為漢中王

備設壇場于沔陽漢縣故城在今漢中府沔縣陳兵列衆羣臣陪位奏以備為漢中王讀訖備拜受璽綬御王冠立子禪為王太子還治成都以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與人為太傅法正為尚書令關羽張飛馬超黃忠皆進位有差初馬超來降關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答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可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超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至是司馬費詩奉使授羽印綬羽聞黃忠位與已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曰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

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羽大感悟遽即受拜費詩字公舉犍為南安人

八月漢中將關羽取襄陽

關羽使糜芳竺之弟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衆攻曹仁于樊仁使于禁龐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禁等七軍皆沒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窮廹遂降龐德力戰為羽所獲不屈羽殺之急攻樊城城多崩壞不沒者數版羽乘船

臨城外内斷絶羽又遣别將圍襄陽刺史胡修太守傅方皆降操聞龐德死流涕曰吾知于禁三十年何意臨危反不及龐德邪

曹操殺丞相主簿楊修

初楊修丁儀謀立曹植為魏嗣丕患之以車載廢簏敗箱作内納吳質與之謀修白操丕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簏載絹入修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疑後植以驕縱見疏修亦不敢自絶每當就植慮事有闕忖度操意預作答教十餘條敕門下隨問答之

于是教裁出荅已入操怪其捷推問始洩遂収殺之

冬十月孫權使吕蒙襲取江陵曹操救樊關羽走還權邀斬之十二月吕蒙卒

關羽威震華夏自許以南往往遥應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鋭司馬懿蔣濟曰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初魯肅以操尚存勸權撫輯關羽與之同仇及吕蒙代肅以羽驍勇有兼并之志勸權取羽權善

之權嘗為其子求昏于羽羽罵其使不許權由是怒
至是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
故也蒙嘗有病乞還建業以治疾羽必撤備兵盡赴
襄陽然後襲其空虛羽可擒也遂稱病篤權露檄召
蒙還既至問可代者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
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宜用之權乃召遜代蒙遜至
陸口為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謙抑羽意大安稍撤
兵赴樊遜具啓陳狀權遂發兵令蒙先行而為[illegible]與

操請以討羽自效時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屯宛助曹仁與羽相持操用董昭計（權牋言欲掩取江陵公安二城乞密不露使羽有備董昭曰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使羽聞而還自護圍則速解秘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且羽為人彊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操曰善）乃驛發權書敕晃以弩射示羽羽猶豫不能去操自雒陽南救仁駐軍摩陂（在今河南汝州郟縣東南亦曰龍陂）晃攻羽破之羽撤圍退然舟船猶據沔水呂蒙至尋陽盡伏精兵𦩟𦪇（舟名）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糜芳傅士仁

皆降芳士仁素嫌羽輕已羽出軍供給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之芳士仁皆懼故降蒙遂入江陵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羽聞南郡破即南走還而士卒皆無鬬心羽在道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待其使周遊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使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于平時故無鬬志會孫權已至羽西保麥城在今安陸府當陽縣東南因遁走兵皆解散纔十餘騎權先使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斷其徑路十二月羽至漳鄉在當陽縣東北漳水逕其南與其子平皆被害于是孫權遂定荆州以吕蒙為南郡太守陸遜為鎮西將軍皆封

侯遜屯夷陵守峽口西陵峽口也三峽之一在今湖北宜昌府東湖縣西北復以劉璋為益州牧駐秭歸注見前未幾卒呂蒙未及受封疾發亦卒

以孫權為驃騎將軍領荆州牧

權上書稱臣于操稱說天命操以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耶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羣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

綱目于大臣之賢者其卒也書官爵今以此例書操非予之也正以著其為漢賊也顧其天命在吾云云可見其心跡矣劉友益謂書其殁深得甚

在吾吾為周文王矣

庚子　二十五年　魏文帝曹丕黄初元年是歲僭國一　范書獻帝紀建安二十五年三月改元延　考

康十月帝遜位是十月以前猶為漢也通鑑于是年正月即以魏黄初紀元而于三月仍書改元延康是既以建安為魏之年而又以延康為魏所改矣綱目因范紀之文仍作二十五年今依之

春正月丞相冀州牧魏王曹操還至洛陽卒太子丕嗣自為丞相冀州牧

操卒太子丕在鄴凶問至羣臣以為太子即位當俟詔命尚書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曰王薨于外愛子在側彼

此生變則社稷危乃具官備禮一夕而辦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帝尋遣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丞相印綬魏王璽綬領兾州牧至是尊王后曰王太后葬武王于高陵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偽隨才任使皆獲其用行軍臨陣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多端故能芟刈羣雄幾平海内然性刻忌諸將有計畫勝已者隨以法誅之故人舊怨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流涕終無所活高陵即西陵在河南彰德府臨漳縣西

二月丁未朔日食

曹丕遣其弟鄢陵注見前侯彰等皆就國

丕遣其弟皆就國臨菑注亦見前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臨菑侯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丕貶植為安鄉侯誅其黨丁儀丁廙并其男口

魏立法自今宦者官不得過諸署令謂尚方黃門掖庭永巷御府等署之官

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以士人補之文獻通考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漢因之後漢省散騎而中常侍改用宦者魏黃初初復置散騎合于中常侍謂之散騎常侍又置散騎侍郎其宦人為官者不得過諸署令作金策藏之石

以本州郡人任中正之職品第官材高下其義尚可訓其法曷可行哉兹後南北是悉習離成弊政有如是之甚者

室

魏立九品法置州郡中正胡三省曰九品中正自此始

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皆本方之人擇有識鑒者為之區别人物第其高下定為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

漢中將孟達以上庸降魏

益州將軍孟達屯上庸與副軍中郎將劉封不協率

部曲降魏達有容止才觀曹丕愛之以為新城合房陵上庸置治房陵太守劉曄字子揚淮南成德人曰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孫劉接連若有變態為國生患丕不聽魏遣夏侯尚等襲封封破走還成都諸葛亮慮封剛猛難制勸漢中王因此除之遂賜封死

以賈逵為豫州刺史

時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攝總錄也郡逵曰州本以六

條詔書察二千石以下令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于是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奏免之外修軍旅内治民事興陂田通運渠吏民稱之曹丕曰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

冬十月魏王曹丕稱皇帝廢帝為山陽此漢河内之山陽縣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公

左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言魏當代漢見于圖緯

胡三省注李伏引孔子玉版許芝引春秋佐助期伏之言曰定天下者魏公子桓芝之言曰故白馬令李雲上言許昌氣見于當塗高當塗高者魏也象魏者兩觀闕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魏當代漢基昌于許故如雲之言也　魏之羣臣因表勸丕篡位時丕方如譙大饗軍士父老設伎樂百戲　還帝告祠高廟遣使持節奉璽綬詔冊禪位于魏魏王丕上書三讓乃為壇于繁陽亭名魏改曰繁昌故城在今河南許州臨潁縣升受璽綬即皇帝位改元黃初奉漢帝為山陽公居濁鹿城在修武縣西北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追尊武王曰武皇帝廟號太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改

相國爲司徒御史大夫爲司空

十二月魏主丕如洛陽營宫室

魏徙冀州士卒家實河南

魏主丕欲徙冀州士卒家十萬戶實河南時旱蝗民饑羣司以爲不可而丕意甚盛侍中辛毗求見丕作色待之曰卿謂徙民非邪毗曰誠以爲非丕曰吾不與卿議毗曰陛下置臣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臣所言非私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丕不答入内毗

隨引其裾丕奮衣而去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耶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必將為寇故臣不敢不力爭丕乃徙其半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七